

历史钩沉

票证盈市那些年

□舒志芳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大桥沙滩街粮站和城里厢资福庙粮站经常上演这样一幕:每逢周末或月末,粮站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,孩子是队伍的主力军,快排到时,家里的大人就会揣着粮证、粮票、钞票,拎着米袋匆匆赶来,不错眼地看着秤杆的准星,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,匆匆回家给一家老小改善生活。

在实行计划经济年代里,奉化与全国各地一样生产物资紧缺,生活用品供应紧张,吃、穿、用,什么都离不开票证,五花八门的票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。粮票、肉票、布票、盐票、油票、糖票、蛋票等等票证就如第二货币流通在那个年代,许多生活必需品需持“人民币+票证”共同使用才能买到。那时的“票证”对每个家庭

来说,是生活中的命根子。没有这些票证,就买不了生活必需品,就无法维持日常生活。这种唯凭票的购物方式在老一辈人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民以食为天,粮票理所当然地成为各种票证的“老大哥”,因此许多票证中也数粮票最珍贵,凭粮票可买到国家牌价粮食。我清楚地记得,粮票有“定额粮票”“周转粮票”和“流动粮票”之分。“流动粮票”中又有“全国粮票”“浙江粮票”和“本地粮票”之分。大人如果去外省出差,从单位打张证明就可以到当地粮站换“全国粮票”,去省内出差,只要单位打张证明就可到当地调换“浙江粮票”。农业户口的人如果要跨地区打工、读书或出差,则要到当地粮食管理部门打“搭伙证”。那时“全国粮票”最吃香,其次是“浙江粮票”,“搭伙证”最低廉。在被人们称

为“饿得慌”的那几年,城镇居民按年龄大小每月只定额18至25市斤,加之油气少、底子亏,一般每户人家吃不到20天就会断粮。稍有钱的人家就买议价粮、黑市粮或其他杂粮。多数家庭则用番薯、土豆、草子麦果及糠饼当饭,更困难的还得上山挖树根等,磨粉过滤后做饼充饥。

人们必须的日用票证按户口按人头发放,城镇居民多一点,农民供应数要比居民少。但对侨眷则有所照顾,他们发的是“华侨券”,“华侨券”不仅可优先买到生活必需品,还可到华侨商店买一些高档商品。居民除发生活票证外,还发“购货券”,“购货券”用于买一些布料、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之类的高档商品。我记得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大概需要20张“购货券”,买一块瑞士进口手表约需50张“购货券”。我结婚时用的一块上海牌手表、一台三五牌

台钟和一架红灯牌收音机还是托人在上海起早凭票排队长“抢购”的。

改革开放后,虽然由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,但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物资紧缺现象还没有很快扭转,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还是要凭票供应,一直到1993年这些票证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人们从此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,那些曾经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票证也因此成了历史的记忆。

现在,奉化城乡的粮食及生活用品、生产物资供应流通政策放开,超市、商店、广场的货架上货物琳琅满目,那些生活必需品早已不再紧张,市场繁荣、物价稳定,一切应有尽有。年轻人对那些票证,也大多没什么印象,但我相信,曾经使用过票证的人们是不会忘记那段岁月的。

生活七彩

□郭烈成

小时候,我在老家南渡乡名山后村生活过几年,夏日傍晚放学,总喜欢顺便捡些田螺回家。田螺在当时农村的沟渠及水稻田里,都有它的身影。它自古就是农民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,满足了许多劳苦大众的胃。

“天亮天亮,田螺将张;昼过头,田螺藏过;点心时田螺在脚孔潭;傍晚时田螺会摆摊。”这一当时盛传的谚语,正好被当时读小学的我应用着,于是每天放学后都会利用傍晚田螺浮在泥水里最佳时间,赤着足到田间沟渠里捡田螺玩。对此不仅孩子喜欢,回来时候还有碗下饭菜

带回家,自然也会得到父母的称赞叫好。捡来的田螺较多,当天吃不完时,母亲会先找个有青石板的河埠头搓洗一下,把附着在壳上的脏东西洗掉,然后养在清水里,待第二天就可再吃。我家吃田螺一般用咸菜汁煮,吃起来正合我的胃口,颇感其味鲜美。

捡来的田螺除了吃,老一辈人还喜欢养在水缸里。那时候的天水,是供一家老小吃的,听大人们说,养它的好处,就是能把缸底沉积的泥土通通吃掉。

如今虽然过去了几十年,但这一切仍会引起我的深切怀念。

捡田螺之忆



普陀莲花岛

李美杰画



EYE3 爱尔讲堂

奉邑风情

古乡贤文化厚植的山岭村

□沈永明

它不是溪岸人家,柔情如水,也并非林间村落,风景如画,却有着丰富的古乡贤文化。翻开一本本史志,犹如打开了一幅幅历史画卷,一个个贤达之士的千年往事瞬间就鲜活起来。

隶属于锦屏街道的千年古村山岭由前山岭和后山岭组成,全村仅有134户计355名常住居民,论规模只能算是个“袖珍”小村。但开启尘封的历史扉页,你就会发现以蒋为主姓的小小山岭村在宋明时耕读崇文蔚然成风,蒋氏族人先后出过10多位进士及众多饱学人士,令人肃然起敬。

五代年间,天台有位姓蒋名光字延恭的人士,因避战乱,来到明州(今宁波),定居在城南采莲桥蒋家带。蒋光的次子蒋宗霸,字必大,号摩诃,出生于后汉乾祐元年(948)。曾任明州评事,因“评议”不当而罢官,遂迁居奉化离孝乡应家山(今锦屏街道山岭村),即为山岭村蒋姓始迁祖。蒋宗霸定居山岭村后笃信佛学,不久便与附近岳林寺“怪僧”布袋和尚相识并郊游。蒋宗霸见布袋和尚谈吐睿智,便拜其为师,随之云游三年,时人称摩诃居士,或称蒋摩诃。布袋和尚圆寂后,蒋宗霸专门为他造了一个“精舍”,取名“奉师塔”,作为纪念和奉祀,还作诗《颂布袋和尚》。蒋宗霸晚年于鄞县天童小盘山建弥陀寺,庆历四年(1044)寿终正寝,葬于该地,享年96岁。

据史料记载,蒋宗霸后裔人才辈出,蒋侃,蒋宗霸之子,一生育有四子,除了长子蒋浚明在山岭村生齿繁盛外,其他三子均分别迁居蒋家池头、长岭、葛岙等地。蒋侃于熙宁六年(1073)封大理寺评事,淳熙十四年(1187)赐进士。他生性慷慨好义,功德及世,士民多沐其惠兼其才力。其长子蒋浚明任宣和(1119-1125)学士,大理评事,迁尚书金部员外郎等职,身后赠金紫光禄大夫。蒋浚明育有八子,均颇有建树。长子蒋珪,性资聪颖,才思敏捷,过目不忘,爱读书,尤长于诗律,试魁仕国学录国谕,有诗稿号《南圆》,杂著《三山》,让人敬仰,以为有苏湖之风;次子蒋璿,累官至正四品的中奉大夫;季子蒋琬,历任长安、咸阳、高陵诸邑令,官至三品宣文大夫。蒋岷乃蒋璿之曾孙,庆元二年(1196)邹应龙榜进士,历官至刑部尚书以宝章阁学士,奉玉隆宫致仕。

纵观山岭村蒋氏,代有英才辈出,且个个清政廉洁,传承着蒋氏为官应为国为民、秉持正义的理念。从山岭村走出去的蒋氏贤达致仕后大多积德行善,不图一己私利。随着年代更替,山岭村的部分后裔陆续外迁,但移居他乡的蒋氏族人依然情系本土,心系血脉。

至今,蒋氏后裔依然对先祖摩诃太公崇敬有加。当年摩诃太公在后山岭所建的摩诃殿被修葺一新,并改名为摩诃寺。寺内至今还保留着原迹佛面柱、荷花石板等古物。据寺中居士介绍,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夕也来过摩诃殿,作最后的拜别。

让我留在马头村

(外两首)

□汪知羞
烽火台、矿洞、大元房
义门堂、颂三坟园……
就像磁石把我紧紧吸引
象山港的阵阵海风
吹绿了聚集居的山峰
这里的众多古宅
见证了千年岁月的沧桑
让我留在马头村吧
这里不是我的家乡
却与家乡一样亲切与宁静

马头村的古井

望一眼这里的古井
那里有一代代人的身影
望一眼这里的古井
那里有教授们童年的笑声
望一眼这里的古井
那里有蓝天,也有鸟鸣
啊,马头村的古井
源头就是乡亲们纯洁的心灵

致马头村的『将军』们

从这里出发之后
你们就再也没有回来
只有孤独陪着你们
只有乡愁伴着你们
家乡的青山在把你们凝望,
望成了如今的『水墨马头』

似火晚霞

感悟幸福 做快乐老人

□楼建华

人人都追求幸福,可幸福没有一定标准,在物质条件基本无忧的今天,幸福是精神层面上的感悟。我认为首先要忆苦思甜,这个陈词并未过时,先嚼小糖后吃苹果,再甜的苹果也无甜味。多想想昔日的苦日子,能常体味今天的好生活。上世纪60年代,能穿上一双尼龙袜,戴上一块破

手表,有一辆旧自行车,那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;吃上一顿白米饭,简直胜过豪华酒店的盛宴,这是我们亲身的经历。所以常想过去的苦难,幸福感就会常驻心头。其次要控制欲望。俗话说:“天高不算高,人心比天高。”“有了千铢想万铢,做了皇帝想神仙。”可是欲望越高,幸福感就越低,“人比人去死,货比货得扔”就是这个意思,其实钱多钱少够用

就好;房大房小能住就好,不攀比,过好自己那份安稳日子,那么幸福感会长伴你的身边。

最重要的是,要体味身边不期而遇的“小幸福”。年年春夏秋冬,天天日出日落,平常人总是过平常的日子,但“小幸福”却会不期而遇,只要用心捕捉细体味,陌生人的一个微笑,远方亲人的问安电话,啾啾学语的曾孙辈开口叫的一声阿

公,甚至雨霁清晨展现一缕灿烂的阳光……这都是身边的“小幸福”,只要长存感恩之心,幸福就会在心里生根开花。

诚然人生总会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,甚至厄运和苦难,我们要运用大智慧,用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的心态,尽力向积极的方面去转化,化苦为乐,化祸为福。总之,人生苦短,追求幸福快乐是我们老年人的最大愿望。